



版權為作者
未經批准

流 轉

陳惠英

陳惠英，曾在電視台、報館工作，現任教嶺南大學中文系。

日本青年金色的頭髮在音樂的強風中舞動，我們的青年坐在轉角處不遠的地上看得入迷。在一個滿是暮色的時間，你說，可以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看見不同的事物同時出場，是一幅如何有趣的場面。轉角處擺放的是早已失去的事物，可以吃的、可以穿的、可以觀賞的，林林總總。現在的一群聚集一起看着時間的倒流。你如何可以想像記憶中的事物會如此奇怪地出現。我說，這是一個奇怪的黃昏，在這樣的一個時間裡，你如何可以看待這樣的一個情景。我們的青年在呆呆地看着日本青年在搖頭擺腦。轉角的一處是巨大的廣告，這裡有我們熟悉的名字。在一個街道轉折的位置上，我看見這樣的情境。

街角處出售的是我們熟悉的叫得出名堂的東西，據說，在歷史的記號上，我們可以為此揮上一筆：這是五十年代的、這是六十年代的，喔，這是七十年代的，還有，八十年代的，我們盡可能地記得更多，好讓我們的日子不要白過。我們是如此以為的，在一個歷史所盡可能留痕的轉折的地方上，我們，我們，是如此渴望盡快把日子逐一刻上記號，然而，我沒有說出來的是，喔，街角的事物又轉換了。

你告訴我，這是日本青年留下來的有着風的記號的名字，在寒冷的北風下看着一再地把牌子更換。我早已忘了這些事物背後的氣味，在一再的轉換的辰光裡，我顧不了自己的腳步，甚至忘了問，

這是甚麼時間出現的事物，為甚麼在連帶着的年代裡，我看不出、嗅不出任何相關的線索。你們在一再的歷史事件上着上的色彩，原是毫不明麗，而且只是這現有的小一倍以上，然後，我可以告訴你，那時候的實在和熱情是無法複製的，我記得那時候是這麼的一個時刻，我們忘了，是的，我們是可以一再忘記的，在任何時候，我們可以忘記，因為陸續有來，我們以極其平常的心情去逐一忘記，然後又逐一重整，我們就是這樣的。

在街角，在一個轉折的時間，我們把家當一下子都放在路中央，在大包小包之間，我們給時間許諾，我們一定會回來，因為，許多事情都是如此定奪的，忘記了，可以再來，我們還有許多許多的時間。然後天就暗下來了。

你說，這是一個特別的時刻，沒有可以例外的，在一再重複出現的事物之間，我一再記起與眼前事物無關的其他的種種。那時候，日本青年也是這樣地唱着歌，而我們的青年，也是這樣地坐着。我想，那時方是日午，離黃昏尚遠，我們漂洋過海去聽日本青年的歌。背景轉變了，真的，我可以告訴你，在街角上的事物時時都在轉變中。你說，這是如何美妙的事。我沒有說出來的是：在正午的時候，我們看見每一樣事物，都是白花花的，我們相信一切是靜止的，如日午，正正的、白白的。